爱欲、社会与神圣:再论列维纳斯的普鲁斯特解读

王嘉军

摘 要: 普鲁斯特是列维纳斯经常谈论的作家之一,在作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战俘札记》《普鲁斯特作品中的他者》和《时间与他者》等作品中,列维纳斯集中讨论了普鲁斯特作品中的爱欲,并阐发了其中自我与他者既关联又分离的关系,并将其视为一种多元性,而非统一性的社会关系之基础。结合列维纳斯的相关著述及其作为战俘时的境遇,还可以发现他在普鲁斯特的作品中发现了一种肉身性的时间,这种时间对立于追求同一性的历史,并显露了一种救赎维度。列维纳斯曾经作为"人质"的处境,亦影响了他晚期对于阿尔贝蒂娜之"人质"状态的阐发,在这一阐发中,普鲁斯特作品中的人物由于其负罪和赎罪意识而可以接近神圣。

关键词: 列维纳斯;普鲁斯特;爱欲;社会;神圣
中图分类号:I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4)06-0116-07

普鲁斯特是列维纳斯经常谈论的文学家之一,不过,在提及普鲁斯特时,列维纳斯通常都是在隐晦地批评普鲁斯特的唯美主义。直到 1947 年,他才在《丢卡利翁》(*Deucalion*)发表了《普鲁斯特作品中的他者》一文,系统地阐述了他对普鲁斯特的理解。在这篇文章中,列维纳斯既重申了对普鲁斯特将美视为偶像的唯美主义之批评,同时又揭示了普鲁斯特作品中暗含的伦理维度和形而上学维度[①]。在列维纳斯那里,形而上学首先意味的是一种绝对的分离,普鲁斯特作品中自我和他者之间的不相融性,本身就指示出了一种形而上学性质,而这种分离的形而上学恰恰是伦理的。伦理关系因为这种分离,而不会被总体所统辖,从而可以通向无限。

自 2009 年,法国开始陆续出版列维纳斯生前未刊作品选集,其中第一卷中的《战俘札记》作于 1940—1945 年,列维纳斯在二战中被俘期间。在这些札记中,列维纳斯频频提到普鲁斯特,可见普鲁斯

作者简介:王嘉军,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曙光计划"资助项目"列维纳斯之后的西方伦理批评研究"(20SG25)以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引进人才启动费项目(2021ECNU—HLYT039)成果。

① 详细分析请参王嘉军:《列维纳斯论普鲁斯特》,寒碧、孙周兴编:《现象(第一卷)》,商务印书馆 2021 年版,第 129-146 页。

特对于其思想的重要性。通过札记可以看出,列维纳斯当时阅读的主要是《追忆似水年华》中的第五卷《女囚》(*La Prisonnière*)和第六卷《女逃亡者》(*Albertine disparue*),尤其《女囚》正是列维纳斯评论普鲁斯特最核心的文本。在这些札记的第一本笔记本中(该笔记开始于 1937 年 9 月①),列维纳斯还列出了他其时的写作计划,包括:

哲学类:　1)存在与虚无
　　2)时间
　　3)罗森茨维格
　　4)罗森堡②
文学类:　1)悲伤的富有
　　2)非现实和爱
批评类:　普鲁斯特③

由此可见列维纳斯的写作野心,正如列维纳斯的儿媳,同时也是列维纳斯研究专家和其生前未刊作品文集的主要编撰者丹妮尔·科恩-列维纳斯(Danielle Cohen-Levinas)所说:他将他的写作"构想为一个星丛,这一星丛通过文学和批评来阐述哲学"。④ 又或者说,在列维纳斯那里,哲学、文学和批评三位一体,互不可分,处于相互诠释的关系之中。因此,文学和批评是理解列维纳斯哲学的必要环节,而普鲁斯特便是其中最闪耀的一环。在本文中,我们将主要基于以上文献以及列维纳斯在同时期写作的《时间与他者》一书,来解读列维纳斯对普鲁斯特的阐发。

一、爱欲与社会

无论是在《普鲁斯特作品中的他者》还是《战俘札记》中,列维纳斯都着重分析了《追忆似水年华》中马塞尔与阿尔贝蒂娜之间的爱情。马塞尔对于阿尔贝蒂娜的爱欲中充满了嫉妒和掌控欲,他想知晓并把握阿尔贝蒂娜的一切,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如他自己意识到的:"欲求越大,越难做到真正的占有……想见到自己所爱的,就应当设法不看见它"⑤。对于这种关系,列维纳斯在《战俘札记》中分析到:

> 正是隐藏自己的事态,使得社会生活发酵。使他者感兴趣的正是我的孤独,他者的所有举止,都围绕我的孤独而骚动。这就是马塞尔和阿尔贝蒂娜。普鲁斯特广阔的作品,在阿尔贝蒂娜作为囚徒和被占有这两个主题中达到了高潮,哪怕阿尔贝蒂娜已经消失和死去了,也无损于这两个主题。构成马塞尔和阿尔贝蒂娜之关系的折磨,在于有许多事物都是有关于她的:琐碎的事情,态度,手势,姿势——但他永远不会知晓它们。他对她所知晓的东西,被他永远不会知晓的东西所控制,因为所有的客观证据都不如他心中的疑虑强大,这种疑虑将会永远跟随着他——而这正构成了他

① Danielle Cohen-Levinas. "The Literary Instant and the Condition of Being Hostage: Levinas, Proust, and the Corporeal Meaning of Time," Michael Fagenblat and Arthur Cools eds. *Levinas and Literature*, De Gruyter, 2021, p. 200.

② 这里的罗森堡应该指的是指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是哲学家,理论家,宗教学者,是当时纳粹德国最为著名的领袖人物之一,曾经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他入纳粹党甚至比希特勒还要早,他很快成为纳粹的核心理论家,并建立了所谓的"犹太问题研究所"。他的极为具有影响力的著作《种族论》,成为纳粹德国的经典,也成为迫害犹太人的理论依据。

③ Emmanuel Levinas. *Oeuvres*, 1: *Carnets de captivité et autre inédits*. Eds. Rodolphe Calin and Catherine Chalier. Paris: Grasset/IMEC, 2009, p. 74.

④ Danielle Cohen-Levinas. "The Literary Instant and the Condition of Being Hostage: Levinas, Proust, and the Corporeal Meaning of Time," Michael Fagenblat and Arthur Cools eds. *Levinas and Literature*, De Gruyter, 2021, p. 200.

⑤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 6 卷:女逃亡者》,刘方、陆秉慧译,译林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1 页。

与阿尔贝蒂娜的关系。[①]

无论如何监视和调查,阿尔贝蒂娜"仍保留了一个秘密的维度……当她不再在那里为她的缺场辩解时,当证据充分而没有为怀疑留下余地时,怀疑仍然是完整的"[②]。这样一来,阿尔贝蒂娜就对马塞尔保留为不可把捉、不可占有的他者,所谓的他者其实说的就是主体绝对不可把捉的对象。而所谓的爱欲,在列维纳斯那里指示的就是一种求之不得的关系,就如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所说,爱欲既是贫乏又是富足,因为求之不得而贫乏,同时也因为求之不得而充盈和富足。也因此,在爱欲中,自我和他者不会完全融合,如果完全融合,那么,爱欲也就不存在了,他者也就消弭了。

正是从这种分离的爱欲关系中,列维纳斯看出了一种与西方追求总体性或统一性的哲学传统相决裂的可能性,所以在《普鲁斯特作品中的他者》的最后,他说道:"但是普鲁斯特最深刻的教诲——如果真是其作品的教诲的话——在于把真实与永远保持为他者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与作为缺场和神秘的他者联系在一起。它还在于在与'我'的亲密关系中重新发现这种关系,并开创一种与巴门尼德明确决裂的辩证法。"[③]在《时间与他者》中,列维纳斯也多次表明了与巴门尼德决裂的企图,他曾指出,自己对于女性神秘性的设想,要表明的是"性别之间的差异……分割了现实,并且规定了现实作为复多的可能性,从而与巴门尼德所宣称的统一性相对立。"[④]阿尔贝蒂娜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女性神秘性的具身化体现,这种神秘性指向的亦是他者的不可把捉性,自我与他者的永恒分离。所以,从性别关系或爱欲关系中,是可以导出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而这种关系在列维纳斯看来正是社会关系的基础。

社会关系在列维纳斯那里正是多元,而非一元的,而其奠基则来自于爱欲关系中的二元性。也正是因此,在他对普鲁斯特爱欲描写的解读中,才尤其强调了其中的社会性面向,在《普鲁斯特作品中的他者》中,他指出普鲁斯特是"社会的诗人";在《战俘札记》中,他也指出,他对普鲁斯特的兴趣在于其作品中的"主题:社会"。[⑤] 科恩-列维纳斯明确指出了爱欲关系与社会关系在列维纳斯那里的关联,爱欲关系中"为自己"和"他者的神秘"这一二元性,开启了一种亲密但又不同于融合的关系。在爱欲关系之中,自我是被动的,不能把捉他者,却又不断追求他者,这就使得自我与他者之间建立了一种既保持关联,又不会融合,更不会使得他者被自我所同化的关系。而这就是列维纳斯所理解的社会关系,这是一种奠基于伦理和爱欲的社会,而非奠基于某种第三项(例如血缘、民族、领袖崇拜、政治共识甚至宗教信仰)而形成的社会。这一思路,显然对让-吕克·南希和德里达等人后来的"共同体"思想具有重要影响。这一社会或"不共同的共同体"在《战俘札记》中是被放在性别关系和亲密性(intimité)的层面来探讨的[⑥],它建基于爱欲和伦理,建基于自我和他者的面对面,科恩-列维纳斯指出,此时,列维纳斯所使用的"面对面"这一希伯来语表述"panim el panim"是复数而非单数的,是"faces to faces"而非"face to face"[⑦],这更清晰地表明了列维纳斯将伦理和爱欲置入社会视角中思考的企图。

---

① Emmanuel Levinas. *Oeuvres*, 1: *Carnets de captivité et autre inédits*. Eds. Rodolphe Calin and Catherine Chalier. Paris: Grasset/IMEC, 2009, p. 145.

② Emmanuel Lévinas, "L'autre dans Proust", *Noms Propres*, Montpelier: Fata Morgana, 1976, pp. 121-122.

③ Emmanuel Lévinas, "L'autre dans Proust", *Noms Propres*, Montpelier: Fata Morgana, 1976, p. 123.

④ 列维纳斯:《时间与他者》,王嘉军译,长江文艺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80 页。

⑤ Emmanuel Levinas. *Oeuvres*, 1: *Carnets de captivité et autre inédits*. Eds. Rodolphe Calin and Catherine Chalier. Paris: Grasset/IMEC, 2009, p. 72.

⑥ Emmanuel Levinas. *Oeuvres*, 1: *Carnets de captivité et autre inédits*. Eds. Rodolphe Calin and Catherine Chalier. Paris: Grasset/IMEC, 2009, p. 66.

⑦ Danielle Cohen-Levinas. "The Literary Instant and the Condition of Being Hostage: Levinas, Proust, and the Corporeal Meaning of Time," Michael Fagenblat and Arthur Cools eds. *Levinas and Literature*, De Gruyter, 2021, p. 205.

二、时间的肉身性意义

这种对社会性的思考,同样体现在列维纳斯对时间的思考中,在《时间与他者》中,列维纳斯指出时间"就是主体和他人的关系本身"①,在《从存在到存在者》中,他也指出:"社会性即时间本身"②。这一思想在《战俘札记》中也已经崭露头角,而且,我们还可以将其带入列维纳斯对普鲁斯特的解读中,进行再阐释。科恩-列维纳斯通过与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的对比,指出了列维纳斯时间观的特殊之处。在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中,持存(retention)、意向(intention)和预期(protention)三种意识,分别对位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三重时间,持存是刚刚过去的东西在意识中的存留,意向是当下的意识,而预期则是当下对于未来时间对象的感知。过去在当下留下光晕,未来在当下投下影子,这就保证了时间的赓续绵延,同时,意识作为一种整体的流动,也保证了意识对于对象的完整把捉。这些对象就像鱼群一样,既在过去—当下—未来交织的时间之网中被捕捞、不会遁入虚空的海洋,又在当下被意识所意向和瞄准,从而可以被主体准确地捡拾。然而,对于列维纳斯现象学中的认识对象,也即他者而言,主体是不能在一个当下被把捉的,他(她)永远在往未来后撤,居于未来的未来,永远神秘,永远不可预期。在其晚期思想中,列维纳斯又将他者设定在"深远的过去",永远在过去的过去,不可回忆的过去。易言之,列维纳斯的他异时间观既反预期,又反持存,也反在场。

所以,在列维纳斯那里,由于他者的不可知晓和把捉,它便也不在场,或者说它是"不在场的在场",在它依旧与我发生关联的意义上,他者是在场的,而在其绝对不可把捉的意义上,它又是不在场的。与此同时,它也脱离了我的内时间意识之流,在胡塞尔那里,内时间意识是先验自我对于对象进行建构的基础之一,然而,列维纳斯的他者却是不可被主体所建构的,它自然也就挣脱了意识之流。联系到《追忆似水年华》,诸如我们上述的阿尔贝蒂娜对于马塞尔的他异性和不可把捉性,都表明了他者的"不在场",他者无法在一个"现在""当下"被我所把捉。在《追忆似水年华》中,马塞尔感叹道:"嫉妒心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嫉妒心想象的事永远属于'当前'。"③这其实表达的是类似的意思,嫉妒心是由占有欲所触发的,而占有永远立足于当前④,占有永远是在当前中的占有,无论在过去还是未来,我们都不可能真正占有对象。马塞尔始终也未能在"当前"占有阿尔贝蒂娜。

这种将对象置于当前的活动,在列维纳斯的思想中,又隶属于一种更为根本的运动,他称之为共时性(synchronie)。所谓共时性在他那里不只代表了对象/他者在一个"当下"被我所把捉,自我和他者处于同一时刻(同时性)之中,还代表了一种将对象置于过去—当下—未来之线性关联中的连续运动,一种将他者不断纳入同一性的时间运行机制。与之相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由于对象是他者,不可被把捉,因此,小说的叙事呈现出的就不是一种共时性的时间,而是断裂、交错、颠倒的时间,被他者所扰乱的时间,所以,普鲁斯特的意识流呈现的不是时间的连续性流动,而是非连续性的流散。科恩-列维纳斯指出,在列维纳斯的他异性时间观中,他者和主体的"非同时性"和他者的不可把捉性,必然带来一种"时滞(time-lag)"⑤,主体总是滞后于他者,因此,他者才永不可被认知和把握。这可以用来揭示《追忆似水年华》中的"追忆"或"追寻"模式,由于他者不在场,不能在"当下"被把握,所以,我对他(她)接近

---

① 列维纳斯:《时间与他者》,王嘉军译,长江文艺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5 页。

② 列维纳斯:《从存在到存在者》,吴蕙仪译,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15 页。

③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 6 卷:女逃亡者》,刘方、陆秉慧译,译林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1 页。

④ 法语表示"当前"或"当下"的"maintenant"一词,出自动词"maintenir"(表示维持、支撑、固定等义),该词是由"main"(手)和"tenir"(表示把、执、握、拿、持等意)二词所构成的。因此,"当前"表示的就是用手握住,握住当下也握住对象。即便不借助于现象学,我们也可以从词源上更清晰地看到"当前化—把握"之间的关联。当前化就是要把握住对象,将其置于当下。总而言之,当前化所表示的就是要使客体或他者以被我所把捉或理解的方式"在场",所以当前化所代表的正是主体的权能。然而,真正的他者总是不能被把捉,不能被当前化,也不能在场的。

⑤ Danielle Cohen-Levinas. "The Literary Instant and the Condition of Being Hostage: Levinas, Proust, and the Corporeal Meaning of Time," Michael Fagenblat and Arthur Cools eds. *Levinas and Literature*, De Gruyter, 2021, p. 204.

的方式只能是追忆,不是通过他者的在场,而是通过他(她)留下的踪迹而去靠近他(她)。就像马塞尔对于阿尔贝蒂娜,总是处于追悔、追忆、追悼的过程之中,这是由阿尔贝蒂娜的他异性所决定的。

基于以上的对比,我们可以将普鲁斯特的时间定位为一种感性的时间,它所相对的是胡塞尔强调的那种理性、知觉性和建构性的内时间意识。对于普鲁斯特的这种感性时间,列维纳斯的称呼则是"时间的肉身性意义"①。"时间的肉身性意义"或者说"肉身的时间""感性的时间",是一种爱抚的时间。爱抚指的就是那一摸索他者,接触他者,接近他者的过程,然而,这一爱抚不会占有他者,相反,在这一爱抚的过程中,主体离他者越近的同时,也越遥远,他者在这一过程中永远不可把捉,永远将来而未来。"爱抚就是对这种没有内容的纯粹将来的等待。它由持续增长的饥饿构成,由永远都会更丰厚的允诺构成,朝向一种不可把捉的新视角敞开。"②这样一来,爱抚就使得主体得以接近未来,使得"当下""现在"得以被释放,得以向未来敞开,因此也带来了希望。

在《战俘札记》中,列维纳斯对这种希望和未来的维度,进行了具体的解释:"它并不是说事情会变得更好——但它在现在本身中就有救赎。此刻,通过爱抚,我们拥有温柔和肉身感觉。这是一种时间的肉身性意义。"③在这种"时间的肉身性意义"中,列维纳斯看到了断裂、异质和永远不能被同化的他者,看到了他异性的面向,看到了未来和希望。所以,这一"时间的肉身性意义"以及叙事,尤其是普鲁斯特的叙事,暗含了某种希望和救赎的维度。对于列维纳斯而言,这一救赎的维度,既位于哲学、思想的层面,也位于现实、历史的层面。在《战俘札记》中,已经饱经战争苦难的列维纳斯在笔记本中问道:"历史将会说出什么?"④面对无尽的苦难,非理性的战争,历史已经说不了什么了。列维纳斯对历史书写本身也提出了深深的质疑,与之相对,他更青睐历史小说,"只有历史小说,而非'历史',才能给出现在",因为后者是以时代为节律来编写的,而前者是以人的生命为节律来书写的。⑤

在深重的苦难面前,黑格尔式的历史进化论已经失效,人们也不再能把历史编制为一种连续、整体的时间序列,并顺着这一时间序列通达历史光明的终点。在战争和苦难面前,历史是无效的,它不能带来希望。反倒是在普鲁斯特式的叙事中,列维纳斯看到了时间的断裂,未来的不可企及和必然来临,希望的永不磨灭,也看到了爱抚、感性和人的肉身性以及其中的温柔和人性。⑥ 相比于冷冰冰的现实和历史,文学和叙事此时无疑更能给人带来救赎。如科恩-列维纳斯所说:"对列维纳斯来说,对于普鲁斯特式叙事之内在性的召唤,并不是一种逃避生活经验的方式;相反,它是一种更深入地渗透到叙事的伦理使命之紧迫性中的手段,它超越了历史的事实性。"⑦

---

① Emmanuel Levinas. *Oeuvres*, 1: *Carnets de captivité et autre inédits*. Eds. Rodolphe Calin and Catherine Chalier. Paris: Grasset/IMEC, 2009, p. 186.

② 列维纳斯:《时间与他者》,王嘉军译,长江文艺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84-85 页。

③ Emmanuel Levinas. *Oeuvres*, 1: *Carnets de captivité et autre inédits*. Eds. Rodolphe Calin and Catherine Chalier. Paris: Grasset/IMEC, 2009, p. 186.

④ Emmanuel Levinas. *Oeuvres*, 1: *Carnets de captivité et autre inédits*. Eds. Rodolphe Calin and Catherine Chalier. Paris: Grasset/IMEC, 2009, p. 79.

⑤ Emmanuel Levinas. *Oeuvres*, 1: *Carnets de captivité et autre inédits*. Eds. Rodolphe Calin and Catherine Chalier. Paris: Grasset/IMEC, 2009, p. 79.

⑥ 列维纳斯的哲学一直都强调肉身和感性维度,其伦理学正建基于这种肉身性、感性和感受性之中,与此同时,他也以这种强调来反对西方哲学传统中的理性主义和身心二元论。早在其青年时期的论文《反思希特勒主义哲学》(1934 年)中,列维纳斯就指出了希特勒主义的种族主义和血统观与西方身心二元论的关联,这种身心二元论与权力意志结合之后,就会将血统与某种绝对精神相结合,追求和信仰某种纯粹血统论,进而导致种族意义上的唯我论,以及对其他种族的蔑视和厌弃,对他人身体和生命的漠视。这种一元论种族观与一元论的理性主义历史观,本质上是相通的,从这一连接点,我们可以发现列维纳斯对于"爱抚""温柔""时间的肉身性意义"的强调,既暗含了对哲学和历史的回应,也暗含了某种现实观和政治观。

⑦ Danielle Cohen-Levinas. "The Literary Instant and the Condition of Being Hostage: Levinas, Proust, and the Corporeal Meaning of Time," Michael Fagenblat and Arthur Cools eds. *Levinas and Literature*, De Gruyter, 2021, p. 206.

三、人质与神圣

以上我们结合《战俘札记》中的普鲁斯特笔记以及列维纳斯其时的处境,阐释了普鲁斯特、文学和叙事对于列维纳斯的重要意义。不过,这并不能完全概括列维纳斯的普鲁斯特观。在其晚年(1992—1994 年)的一次访谈中,列维纳斯再次提到了普鲁斯特及其作品,从这段访谈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他把对普鲁斯特的理解进一步转向了伦理和上帝。他说道:“普鲁斯特的主观性带有一种悲伤”,而这种悲伤的根本是因为人物们认为“我有罪,因为我是罪人”,这尤其表现在阿尔贝蒂娜身上。此时,她在列维纳斯的哲学剧情中从配角变成了主角:“在他(普鲁斯特)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感到自己是有罪的,尤其阿尔贝蒂娜,因为他们怀着各种别的情感,比如羞耻、冷漠、赤裸、孤独,这些情感没有明说却显露出来,不管怎样,他们已经能聆听上帝的话语。”[①]这显然与列维纳斯晚期的思想转变有关,其时列维纳斯更强调主体的“不安”意识,它类同于阿尔贝蒂娜的那种负罪感,她为他者而感到有罪。而且,其时他的思考也更多地将伦理和上帝勾连了起来,“在对他人的责任中,发现他人的面容,是我们聆听上帝声音的方式”[②]。所以,阿尔贝蒂娜在对他人的负罪感中,也聆听到了上帝的话语。

在普鲁斯特的小说中,人物的罪感首要地总是来自于对他人的负罪、羞耻和愧疚,这已经是一种伦理。对于列维纳斯而言,这种负罪的状态,也是负责的状态,而这同时也就是“人质”的状态。紧接着上面的谈话,列维纳斯马上谈到了人质:“对他人负责,就是成为人质……社会中,存在着一种永恒的人质状态。我们总是某个人的人质,却绝不会去抱怨。”[③]在这里,列维纳斯再次谈到了社会,不过此时奠定社会的基础已经不仅是爱欲中的二元性或多元性,而是人质状态,是自我对他者的绝对负罪、负责和负债。充满负罪感的阿尔贝蒂娜是他者的人质,而马塞尔又何尝不是呢?早在《战俘札记》中,列维纳斯就已经指出:“阿尔贝蒂娜作为囚徒的所有历史,也就是与他人关系的历史。”[④]人质,本质上也就是囚徒,他者的囚徒。所以,在《战俘札记》中,在对于普鲁斯特的阅读中,一种有关“人质”的思想已经在列维纳斯的构思中成形。而在上述访谈中,他确实说道,他的“人质”思想正是来自于被纳粹迫害期间,或者说被俘期间:

> “人质”这个词,我是在遭到纳粹迫害的时期认识它的。当纳粹把你作为一个人质时,是把你当作另一个人来惩罚。对我来说,除非这个词在历史语境中接受了一种可能是光荣的意义,它并没有其他的意指。这种作为人质的灾难,具有某一种光荣,因为成为人质的那个人知道他可能要面对被当作另一个人杀害的危险。然而,在作为人质的状况下,即我称作“人质的无条件”,在悲剧性的命运之外难道不是也有一种至高的神圣感吗?[⑤]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正是伦理学,更准确地说,对于伦理学的思考,使得列维纳斯获得了某种超越性,使他得以从囚禁和战争的苦难中升起希望,从而获得拯救。“人质的无条件”意味囚徒那糟糕的境地,他无容身之所,甚至无立锥之地,他的空间连同生命随时都可能被剥夺。然而,另一方面,也正是这种“人质的无条件”使得囚徒得以解放,此时他已经一无所有,已经无需为自身顾虑什么,因此他可以真正步入“为他者”的荣耀。哪怕他为人所杀害,那也是为他人而死,为他人的罪过而死,甚而也是为他人之罪过赎罪而死。死,此时不是“自我的死”,而是“为他的死”。此时,人质的无条件性,从消极的“没有条件”“没有位置”,变成了积极的“无条件地”奉献甚至牺牲。我们从这一思想中很自然就会

---

① 单士宏:《列维纳斯:与神圣性的对话》,姜丹丹、赵鸣、张引弘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4-45 页。
② 单士宏:《列维纳斯:与神圣性的对话》,姜丹丹、赵鸣、张引弘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0 页。
③ 单士宏:《列维纳斯:与神圣性的对话》,姜丹丹、赵鸣、张引弘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6 页。
④ Emmanuel Levinas. *Oeuvres*, 1: *Carnets de captivité et autre inédits*. Eds. Rodolphe Calin and Catherine Chalier. Paris: Grasset/IMEC, 2009, p. 72.
⑤ 单士宏:《列维纳斯:与神圣性的对话》,姜丹丹、赵鸣、张引弘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8 页。

联想到耶稣的“神性放弃(kenosis)”,不过,在访谈中,列维纳斯对于这一思想与基督教的关联表述得模棱两可,他只是强调犹太教中一直有这一思想,而这一思想所代表的就是“神圣性”。他说:“我使用这个词,也是为了表达人类的神圣性。‘神圣性’这个词要比‘人质’的表述更讨好”①,而“神圣性”所代表的“正是在可能降临到他身上的苦难之中期望对他人为善的力量”②。列维纳斯在同为囚徒的阿尔贝蒂娜身上同样看到了这种“神圣性”,或者说,作为囚徒的阿尔贝蒂娜,使得作为囚徒的列维纳斯,进一步确认了这种人身上的神圣性。

小　结

科恩-列维纳斯指出在列维纳斯对于普鲁斯特的解读中,呈现出两种相反的超越(transcendance)运动,一种是向下超越(transdescendence),一种是向上超越(transascendence)。这两个概念的区分来自于列维纳斯的挚友让·瓦尔(Jean Wahl)③,瓦尔通过对克尔凯郭尔有关主体性与绝对之关系的思考,阐释了这两种超越运动。前者,也即“向下超越”指的是一种跌落和回归,跌落向始源之处,这一始源之处是在存在之前,而且没有出口的④。它近似于列维纳斯哲学中的 il y a——先于“存在”、意识和理解的实存,它是一片晦涩晦暗的区域,其中还没有实体和主体性,它们正有待逃离 il y a 之后诞生。这可以指示普鲁斯特作品中那一唯美主义的面向,在这一面向中,美的中立性和至高性,最终会淹没伦理,淹没人的面容,用魅惑的巫术和咒语,取代现实和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后者“向上超越”,指的则是朝向面容和他人的运动,它包括爱欲、亲近和人质等一切朝向他者、朝向他人之他异性的超越。这两种运动,不只可以概括列维纳斯的普鲁斯特观,也可以概括列维纳斯矛盾的文学艺术观。当然,列维纳斯更为关注的是第二种运动,也即文学中朝向他者向上超越的运动。《追忆似水年华》确实遍布这种向上超越的运动,在这个意义上,列维纳斯以一种独特的视角打开了普鲁斯特作品中的伦理维度。他将对《追忆似水年华》的解读,从简单的道德判断中解脱出来,让其不再蒙上索多玛和蛾摩拉的阴影,朝向一种复杂而丰饶的自我与他者之关系敞开,也为一种文学伦理学的建构带来了无尽的启示。

(责任编辑:杨林玉)

① 单士宏:《列维纳斯:与神圣性的对话》,姜丹丹、赵鸣、张引弘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9 页。
② 单士宏:《列维纳斯:与神圣性的对话》,姜丹丹、赵鸣、张引弘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0 页。
③ 瓦尔主要在《内在与超越》(*Immanence et transcendance*)等著作中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阐释和区分。
④ Danielle Cohen-Levinas. “The Literary Instant and the Condition of Being Hostage: Levinas, Proust, and the Corporeal Meaning of Time,” Michael Fagenblat and Arthur Cools eds. *Levinas and Literature*, De Gruyter, 2021, p. 201.